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纸醉/鲁敏著;孟繁华主编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3
(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/何向阳总主编)
ISBN 978-7-5559-0499-1

I. ①纸… II. ①鲁…②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63774 号

选题策划 陈 杰 杨彦玲
责任编辑 王甲克
书籍设计 刘运来
责任校对 陈 炜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14 000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3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(詹店镇)泰安路
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-2527860

目录

001

思无邪

055

逝者的恩泽

119

纸醉

189

东坝的想象

——鲁敏的中篇小说

孟繁华

田 天 牙



1.我们东坝，有一个狭长的水塘，夏天变得大一些，丰满了似的，冬季就瘦一些，略有点荒凉。

它具有水塘的一切基本要素，像一张脸上长着恰当的五官。鱼，田螺，泥鳅，鸭子，芦苇和竹，洗澡的水牛。小孩子扔下去的石子。冬天里的枯树，塘里白白的冰块儿。

2.蕙兰的家就在水塘后面。她通过窗户就可以看见那水塘。这是她一辈子里看得最多的风景，当然，她的一辈子不是很长。

陈蕙兰是她的大名，这名儿是伊老师取的。在东坝，大部分新生儿的名字都是伊老师取的，他是个小学教师。不过，大家不叫她蕙兰，而叫兰小，就像她有个姐姐叫蕙芳，而大家叫她芳小一样，整个村里都这样喊。我们这里，孩子的大名只有在学校，才会被老师在课堂上用不太像样的普通话叫上几遍。

不过，蕙兰不能上学，她从来不曾上过一天学，也从来

不曾出过她的家门。因此，她的大名从未被人真正叫起。直到她的葬礼上，大家才记起：其实，兰小是叫陈蕙兰呢。

当然，那是很久以后的事，我在后面才会跟您说到她的死。这世界，是让人们生下来活着的不是吗？我应当把她活着时的情形跟您先说一说。

蕙兰是个痴子。注意，不是疯子。在东坝，有些细节，真的相当讲究了，疯子，那是贬义的，并暗示其人是有暴力倾向和一定程度的危险性的，而痴子，可能正相反。

比如兰小，她就是个典型的痴子。安静、温和，比通常的女子还要安静、温和。她的脸非常白，她们一家的女人，皮肤都好，她妈妈白，姐姐芳小也白。但后两者的白，经不住东坝的风、东坝的那些活计、那些家什儿、那各种各样的烦心事情，慢慢地也就黄了、糙了、有褶子了。可兰小却不会，她待在屋里，甚至经常待在床上，不管东坝的春夏秋冬，没有明显的喜怒哀乐，她就一直这样白下去了。

并且，还胖。兰小的胖，跟她的白一样，在东坝也是不多见的。除了脑部，她身体的其他部分，无疑都是极为健康的，给她吃，她便全部吃掉，吃个光。给她穿，她便一件件穿上，热了也不脱。她可能并不懂得拒绝和选择，不懂得生存中的任何删减之道，她唯一会的便是接受。而家里人，从发现她是痴子起，就觉得欠了她，有些心疼她，却又不知如何心疼法，于是便一直地给她吃。吃得多了，兰小便会有些瞌睡，随便坐在哪里，白白的眼皮便垂下去，睡着了，像

刚刚生下来的婴儿一样，眼皮上青色的血管微微颤动。

这样，兰小一直长到三十七岁了，还是像个白胖的孩子。没有媒人提亲，没有恋爱，没有婚事。她过得像一张白纸。

而她的父母，已经成为六十多岁的老两口了，手伸出来，像藤条一样。芳小，她的姐姐，生的儿子都到城里打工了。给她取名儿的伊老师，退休了。还有别的很多人，在兰小长大的这三十多年里，长大了，生孩子了，变老了，抑或就死去了。

不仅人们来来去去的，我们的东坝，也变了很多。我们的土路给铺上了石子，木桥成了水泥桥。村里弄起了个小厂，一开始是地毯厂，现在是绣花厂，招了不少提前辍学的姑娘。现在，东坝下地做活的大多是中年以上的人，那些年轻些的，到外地念书、做运输生意、修摩托车、跟着建筑队出门找活，总之，很少下地了。

而地里，正经的作物也少了很多，代之以无边无际的大棚，白茫茫的，这家的结束了，那家的又起了，远远地看过去，像跑动的小野兽。大棚里面的温度很高，我们猫着腰进去，一进去就把衣服脱得半光，男女不避。因为高度有限，我们得跪着，或者爬来爬去。我们在冬天做春天的活计，在春天里收夏天的菜蔬，四季完全混乱了。大棚里味道很重，尿素、发酵的泥土、挣扎着的种子、汗。这些味道混在一起，在高温里搅拌着。每个人从里面出来，都像刚刚从地牢

里出来一般，浑身湿淋淋，鼻子眼睛被熏得皱成一团。也许，这是我们颠倒四时的一点代价。

还有呢，我们的日子也变了，几乎所有的人家都有了自来水、电灯、电视，一部分人家添了电话与电扇，个别的，还买了空调。这些时新的东西，也不大会用，或者，用了，并不觉得特别好。可是，我们仍是一样样地买了，没买的也正在准备买——这是生活中重要的决定和过程，不错的，有些热气腾腾的新鲜劲儿。

这些，兰小从来不会知道，她就一直那样，待在她的屋子里。她的房间里，也没有太多的变化。

她似乎一直停在二三十年前。每天坐在那里，穿着从前的旧衣裳，看门前的水塘，那个水塘——竹子绿了。芦苇白了。水牛吭哧吭哧地洗澡。鸭子在叫。两个小孩子在比赛打水漂。

3.有一天夜里，兰小可能是不舒服了，她爬起来，很重的身子竟滚到了床下，也许她叫唤过什么，但没有人听见。直到第二天早晨，在冰凉的地上躺过大半夜。她是中风了，半边身子都没了知觉。

她的父母哭起来，又惊又怕，试图把她弄到床上，这才发现兰小的身子重得惊人，拖起左边，右边又滑下去了，拖起上面，下面又滑下去了。她的膀子与腰是那样的粗，她的乳房是那样的大，她的屁股是那样的肥。这些年，她确实是

养得太胖了些。好像从前都没有注意到，而这回一滚到地上，更加胀开来了。

东坝的赤脚医生来了，加上姐姐芳小，大家一起，才把兰小搬回到床上。医生量量兰小的血压。怪不得呢，他叫起来。怪不得呢，看看她这血压，还这么胖，中风是迟早的，半身不遂是迟早的！

这样，兰小不仅是个痴子，在她三十七岁上，又成了个瘫子。

她吃饭时会把汤流到嘴角，一直到脖子里。她的大便小便完全失去了从前的节制和规律。她会像打哈欠似的，突然就失禁了，把裤子和床弄得一团糟。

或许，这对她而言，并算不上是太大的变故，她仍是那样心平气和的，安静，白而胖，甚至更加白而胖。但对家里来说，照料她的生活，就成了很大的问题了——父母要侍弄地里庄稼，不然，一家三口吃什么呢？并且，他们两个也挪不动兰小的身子……

两个老人，在夜里愁得坐起来，也不点灯，只坐在床上，不知怎么才好。这个姑娘，是他们一辈子的忧愁。生下她，就从来没有真正轻松过。

二

1. 这样，我就要跟您说到来宝了。

来宝是个哑巴。跟所有的村庄一样，我们东坝里总有各种不同的人，有村长和会计，有赤脚医生，有裁缝，有聋哑痴瘸，有不是很漂亮的寡妇，有生儿子吃鱼肉的还俗和尚，有无儿无女的五保户。这样，村庄才像个村庄了。就像你们城里，有官员，有记者，有教授，有艺术家，有公务员什么的。乡下和城里，都是这样，人们总是像细菌一样，相互簇拥着依靠着，少了谁，结构就不完整了，不稳定了。

还是说来宝。其实他本来不是我们东坝的，因为父母去世得早，家中只有一个姐姐，嫁了人，他便投靠到村长家里。村长，是来宝的远房叔叔。

我们的村长叫万年青，很有意思的名字，他的日子比名字还有意思。不知怎的，家里就比较富有，两个儿子都在城里上班。他家的房子很多，高而亮堂。而且村长老婆还在大路边开了家日杂店铺，既做过路人的生意，又做东坝人的生意。这样，他们家就越发过得舒畅了。

日子一舒畅，人就不大能够吃苦了，地里、家里的活可怎么办呢？

可是，就该着那么巧，那么好——来宝投奔来了。

来宝到东坝时才十三岁，身子有些瘦，想来以前过得并不好。到了村长万年青家里，不过大半年，人就长开了，宽肩粗膀，从后面看，根本就不像个孩子了。

这长开了的孩子，十分明白自己的处境与角色，虽不能说话，可眼里有活，手里出活，里里外外的，把村长家所有

的活计包圆儿了。地里的四时庄稼自不用说，就连拿筷子、添饭、倒洗脚水这样的小事情，他也会手脚麻利地办得极为妥当，真像是对待亲生父母或救命恩人似的——那般低眉顺眼，那般恭敬自然，似乎完全发乎内心，不仅村长夫妇受用得舒服，我们有时去看了，也觉得是一种图画般的，让人喜欢和安逸。

所以，我们有时会觉得，这个来宝，简直就像过去的长工呢，好像命里注定就是要这样替人做活的。当然，村长和村长老婆都是很和善的人，他们待来宝着实不错，下秧或收割的季节，会多多地买肉买鱼，让来宝吃得长力气。逢年过节的也会给来宝红包，给他买衣服和鞋。在他的房间里，专门给他买了台小电视，甚至还有一台小电风扇——来宝过得真是不坏了。

这一年春节，村长万年青的儿子儿媳们从城里回老家来过年，忽然注意到来宝——来宝把他们当小主人服侍的，好几年没回来了，不知道怎样才好，恨不得他们解了大便，他都要替他们擦屁股似的。

这哪里行！太不像话了！村长的儿子媳妇，都是在外念书的，最讲究人权、平等、自由。看到来宝这样，眼睛像进了石头大的沙子，于是，他们像车轮一样，一个个地轮流跟父亲谈话，要他把来宝“送回人家自己的家”，让他“骨肉团圆”，让他“当家做主、自力更生”，让他开始“新的生活”。

万年青吸起烟，腮帮子凹进去，显得分外老态。人一老，就弱了，有些怕儿子了，儿子的话，虽不大爱听，但又必须听了。

只是，来宝若是回去，到姐姐所嫁的那个婆家，难免会受气，如要单门独户，还不是要自己讨生活？可他还是个孩子呢，怎么能放心？万年青低下头，想着来宝的命，怎么这样凉冰冰的呢！

来宝之所以哑，是因为聋。他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。但是，但凡身体有些缺陷的人，比如，盲人，聋哑人，总是有他们获得信息的灵异之处。

见两个儿子跟万年青关了门长谈，他不知怎的就明白了，冲进去，喉咙管里呜啊呜啊的，谁都听不懂，但谁都听明白了：他不想回去！

万年青一见，泪都差点流出来。这孩子，也舍不得离开东坝！

儿子媳妇们替来宝的愚昧感到莫大的悲哀，连声感叹不已，并且深发开来，热烈地讨论起当今乡村的教育问题、医疗问题、社会保障体制等。几乎一直谈了大半个下午。直到吃晚饭，看到来宝仍在低眉顺眼地端茶送水，像个旧时的仆人般，他们又记起初衷，最后通牒一般地叮嘱父亲：总之，不能再让他留在家中侍候你们，这是什么时代了！你是村长，身份不同，要传出去，传到上面，万一弄到媒体上，人家要做文章的……给他到别家找个事情做也好的，不要放

在我们家……

2.而就在这个春节前，兰小中风了。他们家急需一个人帮忙了。

3.村长万年青最先想到了这个事情：让来宝去照料兰小。这好比是一块馒头搭一块糕，不是刚刚好嘛——

他去跟兰小的父母说。做父母的搓起手来，想了半天，不知说什么，又搓了会儿手，兰小的父亲才咳嗽了一声说：那是再好不过……但来宝哪里会肯呢？我们家的条件，跟村长您比，要差得很多，您都给他买了电视和风扇……照料兰小，又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计。

万年青笑起来：哪里会不肯了？他是个孤儿，没有田地，没有手艺，不会说话，能有个落脚处便是好的……再说，他十二岁到我家，现在长到十七岁，五年下来，最听我的话了……你们给他收拾个住处，跟家里人一样地吃喝，有余钱嘛就多少补贴他一些，便是最好了……我那里的小电视和电扇，他用惯了的，我会给他带到你们家的……说到此处，万年青忽地感到心一疼，这才意识到，他有些舍不得来宝了。

兰小的母亲想到了什么，在嘴里滚了半天，还是说出了：只是，来宝还是男孩子，照料兰小……旁人会不会说什么……

嫂子，你不想想，兰小那个身量，哪里有女人能搬得动哩……至于说闲话，我们东坝的这些人，我是最知道的，别看嘴巴碎一点，却是没有坏心的，兰小这个样子，来宝这种身世，又是个孩子，谁还会说什么？再说，万事万物，习惯了，也便好了……如果有思想工作，我来做，这方面我顶拿手的。

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不用再跟兰小或来宝商量，那两个人，一个痴子，一个聋哑孩子，又有什么好商量的。

村长把来宝领到兰小房里，比画了一下。来宝眨眨眼睛，好像是有些迷惑——在东坝待了五年，他是知道兰小的，只是没想到、万没想到，这个床上的痴子会成为自己的新生活。

白胖的兰小卧在床上，也看着来宝，像看到一个新的家什。

来宝看看万年青，嗓子里响了一两声，也不知是什么意思。正好看到兰小床前的便盆里有些秽物，低下头便端了出去。

兰小的父母在一边看了，知道来宝这就是开始工作了，便商量着要给来宝一个住处。

他们家房子，仍是老式的平房，前后进的。前面的，因为临了水塘，给了兰小，后面，是老两口的住处，另有一间放衣物器具——这一间，倒是可以收拾一下给来宝住。但因是放杂物的，当初盖得十分简陋，连地面都没铺砖头，更不

要说电灯、电插座了。再说，来宝的耳朵是没有用的，中间若隔着个院子，照料起兰小来肯定就不方便了。不过，若在前屋，他睡哪里合适？

村长前后转转，用手一指：在兰小房间外面新盖一间嘛！中间开个门洞，像城里的套房一样！最好不过了，你们家的房间本来也就太少了些。

这个主意不错，又方便，又排场，一点不亏待来宝。

于是叮叮当地砌砖抹墙，村长又搬来他答应过的电视和风扇。村长老婆不知从哪里找来些旧挂历，在来宝的墙上贴了一长排。芳小也欢欢喜喜地赶回娘家，她农闲时会帮着绣花厂加工些零碎活，家里有很多边角料，她过来东量西量，转天就给来宝房里挂上了雪白的绣花窗帘，电视机、电风扇也加上了蓝色的绣花套子，虽说有东拼西凑的痕迹，可猛一瞧，别提多雅致了。

来宝大张着嘴笑起来，又对芳小指指兰小的窗户：倒也是，以前谁都没有注意到，兰小的窗户上竟是秃秃的没有帘子呢。芳小答应着马上就给兰小挂一幅更好看的。

房子盖好后，大家都过去看了，有的送来张旧桌子，有的拿来张茶几子，有的给来宝一个新脸盆。来宝这可怜的孩子，倒像是有了个自己的家似的。

大家都替来宝高兴，更替兰小高兴。可不是，这事情的安排仿佛是天上掉下来的毛毛雨似的，怪滋润的呢。

人们走后，兰小的父母亲又搓起了手，搓了一会儿，不

知为什么，他们对看了一眼，眼圈红了，要哭的样子。

三

1.蚕豆花儿开了。槐角花儿开了。葡萄藤开始返绿了。那些小野兽一样的薄膜大棚，被人们掀开了一个角，里面的热气和外面的热气和在一块儿，到处都热烘烘的。这个春天，好像来得特别快。

伊老师家没有大棚，他的田也很少，只种了一些四时的蔬菜供饭桌上用。毕竟，他是有退休工资的，不算多，但在东坝，钱能当钱用，他可以过得蛮适意的。

退休后，他有了两个爱好。一是记账。每日里一丁点儿大的出和人，他都要记得清清楚楚。

买水杉树苗十五块。买酒十四块八。卖长毛兔的兔毛三十块。卖空酒瓶两块四。

他在账上记得一清二楚，并从这种严谨中获得一种踏实的乐趣。每天记完之后，他在下面画一道红线，结一下余款，跟皮夹子里对一对。平了。他大声地满意地说，然后对着酒瓶喝上一口“陈皮酒”。陈皮酒是东坝特有的一种甜酒，用糯米做的，晚上喝上一口，会睡得特别好。

第二个爱好是新闻。他有电视，另外又订了几份报纸，每天要看《新闻联播》——哪个国家发射卫星了，总行程几天几时；哪个城市修地铁了，地铁有几个站点；哪里开世博

会了，吉祥物是什么；汽油涨价了，涨幅是多少——他都会十分关注，并记得很清楚。

关注这些遥远的、跟自己的生活毫不搭界的事情，有种巨大的乐趣。东坝没有别的人像他这样，因此，这几乎成了伊老师隐秘的乐趣。为这个，他时常会感到一种幸福，对电视和报纸充满由衷的感激。

有时候，他也会注意到一些社会新闻，令他感到吃惊的是，在那上面，他看到很多相当不好的事情，叔嫂乱伦啊，学生开钟点房啊，朋友换妻啊，轮奸女疯子啊，简直肮脏极了。伊老师一篇篇看得仔细，看完了会悄悄地叹气，唉，为什么报纸要登这些东西呢，难道人们整天都在想那种事情吗？

有时他竟会因此心事重重起来，并想到鲁迅的一句诗“心事浩茫连广宇，于无声处听惊雷”，他觉得这句诗很像他的心情。他脑子里咀嚼着这句诗，开始出门散步了。

——晚饭后，伊老师喜欢出去散一圈步，沿着水塘转一圈，再到大公路上走一圈。散步，是很城市化的习惯，巧了，伊老师就是这么喜欢。他很严肃地保持着这个习惯。

这天，他走到水塘边，像平常一样站定了往村子里看。

村子里的灯火是稀稀的，带些黄，因为人们不愿意用太亮的灯泡。人们待在黄黄的灯影里，坐在各自的角落里专心致志，剥花生壳，筛黄豆，或者为明天的山芋稀饭削山芋皮。这些活，适合晚上做，白天做太浪费时辰，白天应当去